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人常说，大河向东流。但我向北流去。

我根本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其他河流，更别提它们的方向。我的世界里，只有我这么一个。不是“一条”，是“一个”。我爱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，爱怎么走就怎么走，爱怎么停就怎么停，想渗到地下也没关系，死在路上……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作死。死是干涸吗？没经历过死后重生，没有沉痛的过往，也没有父母的教育和嘱托，何来恁多惶恐？天地间，只我一身，光不出溜，连件衣服都不需要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一条河流，还以为自己是一棵树，一簇草，一条蛇。是的，一条蛇。那些蛇扭来扭去，我也身子一摆一摆。蛇爬走了，身影还留在那里；我的身后，亦有痕迹。我把一路上的事物都变成了自己，印在荒野中。我一会儿绿起来，一会儿枯黄。变幻令我愉悦，见山是山，见林是林。

还有更多的事物吗？目力所及，既有事物不足以撑起此刻的接收。我一路走，一路新的事物诞生。沙发、板凳、汽车、飞机、U盘、比特币，这些脱离农耕社会的名词变成了我。我带着它们，丁零当啷，向北。那响声，不是撞击出来的，而是发自我的本身。

鼓乐，是人类最早成熟的音韵。绛州鼓乐以它的复杂性、军事性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。绛州鼓乐产生于历史文化名城新绛县，绛州是新绛县的旧称，绛州鼓乐即今新绛县的鼓乐。我曾有幸在上海世博会的舞台上，听到过他们的鼓乐表演。

新绛位于山西西南，运城北部，吕梁山南端，为晋、陕、豫三省区交汇之地，历来在政治、文化、经济方面居于重要地位。据传，绛州鼓乐源于先秦，盛于明清。据直隶《绛州志》载：“岁时社稷，夏冬雨季，又乡镇多香火，扮社鼓演剧。”《新绛县志》也曰：“每逢赛社之期，必演剧数日，扮演各种故事，如锣鼓等等。”绛州鼓乐素有“地动山摇”“闻声十里”之誉。花敲鼓在绛州鼓乐中最具代表性。它使用的乐器是多面形制不同的鼓，现有十几种敲奏技法，这些技法构成绛州鼓乐独特的地方色彩，这种地方色彩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紧密相连。

上海绛州鼓乐团，全体演员都来自山西黄土乡间。他们从小视鼓为

人眼满目青翠，深绿浅绿青绿碧绿黄绿嫩绿，一坡一坡的草原连绵起伏，浑圆的线条勾勒出柔媚，那么多绿色在大地上奔涌，流淌逶迤，直到天边，托起朵朵白云。

云朵白得逼人眼，天空高远深阔，蓝得明媚，一朵朵云像灿烂的白，挂在更高更远的天空，人的视野也变得朗阔起来，路旁是一畦畦金黄灿灿的油菜花，花田连绵，望之无际，高天大地，人在其中，纷拥如蜂蝶，在油菜花田，在草原，在山坡，人小到如一枝花一叶草。

近处马在草原上吃草，各色的野花开着，恣意烂漫，生命的绽放，从来没有高大低小之分，草木只是顺应季节，阳光来了抽枝长叶，时令到了就开花。远处松林耸立，入目深绿，它们为此间的主人，任春风夏雨，任冬寒料峭，来来去去的游人，来了又去，唯有它们青绿不变，守护不变。

车行驶在公路上，前方油画一样的风景，变幻着、起伏着、游走着。路边杨树高大，投下一道道浓荫。正午时分，阳光强烈，人站在杨树的浓荫下，就有

观澜河的白白

我也不知道方向。谁说我选择的是北呢？除了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下中，一定还有其他的方向，那个方向远远超越了当下智慧生物的视野和理解。无数个指向，嗖嗖嗖，一去不回头，让你目不暇接，又不知所措。其实，我根本就没有选择。我就是走啊走，跟着本能走，不知道自己去哪里。东江是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
我不在乎流淌是否河流的唯一价值，也不在乎两岸汇来的是雨水、污水还是地下渗水。我两眼空空，心内空空，谁知道我的心思？造物自有安排。明了我心思的那个事物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我什么都不在乎，也许有爱有泪吧，但以他人有限的想象力，看不透这爱恨。如果有人自作聪明地说出来，我就会笑，哈哈，我是那样的吗？

我身上只写着三个字：不知道。无欲无求，走啊走啊！我是白纸，我的水消散在空中，和万物连接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。我不以为失去，亦不以为得到。“向北还是向南”，其他河流无时

无刻牵挂的这种大事，我全部超脱了。

无就是有，有就是无。还奔向谁，还找什么方向。我在旅途中，在变幻中获得了自我，完善了自我，感觉自己慢慢丰盈。我没想象过自己将来是个什么样子。也不需要想象。无意当下，何以未来？

…… ……

最终，我和东江交汇了。

河水抱着河水，堤岸接着堤岸。我被紧紧揪住了脖子，又被狠狠摁在地上。我一阵窒息，不知发生了什么，身子下意识地扭动，尾巴猛烈地甩起来，在天地之间一上一下，啪啪作响。我的头部贴着地面，鼻孔塞入了飞溅的泥土，无法动弹。那条比我更大更粗壮的河流，始终不肯松动一点儿。它是要害死我吗，也许吧！但也许只是好奇或者紧张，把见到的每一个异物都死命地摁住。

我的每一次挣扎，阔大的地面上就砸出一条深沟。再摆动，换了一个地方，又是一条曲线。飞机、U盘消失了，我又回到农耕社会的大荒，泥泞的茫茫的地面上，砸出一个个全新的河流。这一折腾，就是几百年，直至我沉重而疲惫地窝在地上，再也无法起身。

极、练武术、击鼓，他们比一般艺术家付出了更多的汗水，但他们多了耐力、体力与纯净的心灵。优人们走路，他们说：“走一天路，打一场鼓。”他们走出自己的障碍，也走进别人的心灵。在日复一日行走中，安静下来，他们会听见鸟叫的声音、看见树叶在摆动、听到雨的声音。优人们说，这些事物其实一直存在，只是当我们心乱时，会听不到、看不到。

山上的艳阳、风雨、寒流、虫鸣、鸟叫和着优人的鼓声、锣声、脚步声，这是一种幽玄渺冥的意境。据说，优人神鼓的作品做得很慢，每次从自然走上城市里的室内舞台，优人们说自己会变得更加谨慎，担心发出的鼓声经过音响的传真，同时没有虫鸣鸟叫的陪伴，好像少了共鸣的同伴。活在自然里，就不会想要征服自然，多年来在山上训练、生活的优人们，希望未来仍能继续留在那里，山是他们回家生活的地方。

大自然给艺术作品赋形，艺术作品中随处可见自然之美。

自然中的艺术之美

伴，没有指挥，凭着大家的默契团结，演绎一段段动人的鼓的交响。他们在传承华夏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风格同时，又巧妙地采用与时俱进的艺术手段再创造传统华夏鼓乐，成为传统艺术发展一个试验点和样板。他们说，自己的目标是：再现华夏古老技乐精粹，促进中国鼓艺世界生辉。

当年世博舞台上，还有一种鼓声也让我记忆犹新，那种鼓声，曾被伦敦时报评价为“戏剧张力与性灵的组合”，他们是来自中国台北的优人神鼓。

优，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指的是表演者。优人，就是表演的人。神，则是在人在高度专注下，进入的一种宁静、无我状态。优人神鼓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在自己的宁静中击鼓。打拳、打鼓、打坐、走路与神圣舞蹈是优人们日常的训练方式，这些都是让纷乱的心安静下来的好方法。优人们在山上打太

过尼勒克

了阴凉。新疆的夏天不管阳光有多强烈，有一片树荫，就有一片清凉。

眼前是一垄垄玉米地，玉米浓绿的叶一直铺向远方，一簇簇玉米油然立在阳光下，假以时日，阳光、雨水、清风，玉米拔节，哗哗哗，哗哗，哗哗哗，风吹叶动，也是玉米生长的声音，一天一个样，不多时就高过人肩。

夏日骄阳下，几十亩玉米成林成片，蔚然壮观。风过处，如涛声哗动，一根根玉米结穗，灌浆，成熟，再到收割，脱粒，黄灿灿的玉米堆积成山，金山起伏，人看着眼前的金黄，好像看到在指尖掀动的致富密码，鼓胀的腰包。装满玉米的车辆在路上奔驰，一车车玉米运去仓储，运去远方，有的用作饲料，有的提取味精，少部分提取菲丁用于食品、药品。

从前尼勒克只有一条街，一下雨满地泥泞，村民戏谑地称之为“泥巴沟”。

现在柏油路干净整洁，楼房一幢幢拔地而起，楼前屋后树木葱茏，远处草原青碧、绵延起伏，附近唐不拉草原、百里画廊景色如画，这里就是无数人羡慕的诗与远方，生活在此像住在画里，再也不用羡慕城里人了。这些年尼勒克的变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每到旅游旺季，人潮涌来，人们惊讶的表情，喜悦，赞美，像草原上四散的花，家乡的变化让人眼明心亮，这里的一草一木携风带露，留在游人的相机里，留在游人的心头，它们去了更远的远方，让世人知道尼勒克的羊群、骏马、草原和流云。

天上的云，像一朵朵游走的花。天空开阔明朗，草原起伏，阳光、绿意、彩虹、野花，恣意绚烂，油画一样美，一望无际的山脉和原野，像泼散不去的绿，一直在心头盘旋。

从尼勒克回来很久了，那些风景还像梦境一样不肯散去。尼勒克土地上的绿，对我们来说是风景，对村民们来说是希望，陪伴他们一生的土地，成为他们无法割舍的亲人，给予他们生生不息的梦想和生活。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